

丹鳳街

丹鳳街目錄

第一章	諸人之聲	一
第二章	飯店主人張家	二
第三章	夢中	三
第四章	校場的引誘	四
第五章	在佃戶後	五
第六章	國中園藝	六
第七章	能條件之表	七
第八章	朋友們起來了	八
第九章	他們的義舉	九
第十章	開始衝擊	十
第十一章	新理想	十一

第十三章

一

第十四章

重和男

第十五章

不願作奴才的人

第十六章

魚騰的威風

第十七章

好漢作事好漢當

第十八章

魚幫水水幫魚

第十九章

情因之誤認

第二十章

鄉茶館裏的說書

第二十一章

揭火燒的驚人罪案

第二十二章

老人的意外收穫

第二十三章

風雨無阻

第二十四章

裏應外合

第二十五章

全盤失敗

第二十六章

這條街變了

一五五

一四七

一三七

一三八

一一八

一〇九

一八六

一七八

一六九

一六九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畫那倒罷了，跑到樓頂和一個高筆筆紙紙，定說得有許多故事，還是覺買不到東西，不可失了。就答應了許先生的約會，自這以後，每天笑着辭而去。他家和我家去不遠，就在丹鳳街偏東，北極閣山脚下空曠。他家有小山，前面兩排柳樹圍了一圍大空地，常有市民在那裏自由運動。他家是傳統院落式的平房，經過小小修整，也算兩人之居。我因仰慕風雅之名，也去過幾次，到了這日下午五點左右，收拾得一絲工作餘暇，請向他家去奉訪。他家大門，是個一字形的，在門框上嵌了一塊單方的石塊，上有兩對兩個大銅字。兩扇黑漆門，是緊緊的閉着，門樓牆頭上，露出一塊肥山泥的匾額，有幾條藤葉下來，將匾繩子縛在牆頭上。這因為必須藤葉下牆，才有古意，藤葉不肯下來，只有繩子受範了。這扇門，裏面着，那也有一點黑意，因為那裏陶磚的門樓裏面常黑呢。我敲了好幾門，有一門亮，小孩子出，開了門。他家是一個二正堂，三四丈長的長方形小院子。靠牆一帶種了有幾十竿竹子，在東南角裏，有十來根瘦瘦的幹子，夾着幾株，下面鋪了一塊泥土，約莫栽有七八株菊花秧子。那兩幹子夾有一塊白木板子，寫了兩個字：玉蘭園。我心裏也就想，陶淵明東隱歸，難道就是這麼一個情形？那兩幹子是我請他打發的，便問道：你先生是來作詩的呢？這一問，我水落了，覺得有點難堪，於是又問這話，不會誤我。客，便笑道：我是替先生約了來的。那孩子笑說：請到裏面坐坐，已請茶了。客入，說着，領着我穿過正堂，進屋。屋子，也和前邊一樣，去後也有兩間二房，高懸花台，上面栽了幾株草草的菊花。正中屋簷下，垂下十幾條長麻索，釘在兩面牆上。

說：「今天是非在將不許。」我聽得他這話，心裏想道：「大家來和，作成一首古風。魯草堂在書閣下層擺賭博，不留下圍棋？」仲手伸盒子，取出棋子，應笑道：「我們不過是消閒小集，並非什麼盛會，用古風來形容，却是太過大做。」西不如隨各人的意思，隨便寫幾首詩，倒可以看看管人的風趣。」諸位應道：「我是無可無不可。」回頭我們再議。」現在，那兩位添下一盤棋。

他說罷，在書架上書，竟抽出一張紙畫的牌兒，放在桌上，問和道：「空師之意如何？」一

空伸出一個巴掌，將六指扳住了鼻子尖，變了色道：「阿彌陀佛！謝雲泥笑道：『他這句阿彌陀佛，什麼意思？』」我們有些不懂，許應麟道：「豈有什麼不通呢？他那意思說是下棋就動了幾根骨頭，什麼意思？」和齊也太誤作，這樣受着拘束，於不是麼了。許應麟道：「他還有段故事的，你且他說出來聽聽。」一客和酒到門口，那兩個廝臉兒，也紅帶了三分笑影。點點頭道：「說說也不妨。」早幾年我在天津，那時津上的名流政要都和他講兩天氣。我就去了。我到段及館的時候，合肥正在客廳裏和人下棋。我一見他就得了微笑，合肥也是對學談論很深的人，他就問道：「這笑裏一定是有大的意思。」我說：「我敢在下棋的時候，與技藝勝他幾嗎？合肥

又問我那副手在打一個劫，我對他說道：『如元清先生之言，』」却地罵罵不休。合肥

恍然悟，連手把棋盤一換，哈哈一笑，說道：「我輸了。從前以後，合肥和我下棋，總是

然上棋，對於得失方面，毫無興趣。合肥說起他一個大人，我每次去深訪他，他一

要我敘幾好幾話說，另外之人，以尊貴自居，他竟反了。魯草堂道：「合肥這人，不知還

和元清相識否。若是相識，一定是合肥親和，合肥為一腹中。許應麟道：「如今保有人物，他相

有路子可通，還不願託他找一兩項名人手筆。和尚聽了這話，隨將得意，做個搖擺着禿頭，
臉笑，謝絕說道：「我，雖是江南一帶名士，但近年華，頗有詩名，平常名人的手筆，自然
不難得，可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對我總提為不可。最近劉次長答覆，找王公寫一聯字，太
忙日，以辦到。魯草堂笑說：『此等人物，難求。』」那裏還有成盒的。王主席的女
弟，和幾位換過蘭語的，彼此無話談。一室和好時，明笑道：「那末，魯先生，也請贊贊王主席
換過蘭語了。魯草堂道：『正是如此說。可是王主席席客和我寓園對聯，在還沒有寄來。
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這些話，我是搭不上腔，就隨手在書桌上拿起一本舊來看。那正是許慎
的詩草，封面除了正楷題款之外，還有一方印來，顯見鄭重其事。我翻開來一看，第一
頁題單，也是元旦日是高麗國。以下也是些歌頌某公原韻，和恭某某人的一類的詩題。我
也進去看看同一首詩的內容，真是草率離奇了一通。紙上這時，聽到許慎隱發出一種很驚
訝的呼吸聲，跑了出去迎看人道：「這是老山由來了。來了。我向稿子外看時，一位穿灰綢夾袍，
長黑鬍子，那是詩畫名家西山人。其餘兩人，穿了深衣厚履夾袍，外邊青綠馬褂，
鼻子上架了副眼鏡，鼻子上戴了一撮小鬍子。在他的馬褂紐扣上，掛了一片金質徽章。一
望而知他是位公務人員。這兩塊來了，大家起身相迎。許慎際介紹道：「這位趙冠老
，以前當過兩任次長，是一位詩友。於今以駐遠東之卿之問，聞雲野鶴，越賢是個狂人了。
我還才知道，這就是以前在某公幕下當內客姓趙冠君。他雖不是閩人，卻不甚好指大，何以
他也有這典故，會到許慎家來談。倒一齊向我，丟下了氣人，詩和說學識。大家

說笑了一陣，那兩丈山人版大樣坐在旁邊太師椅上，手裏了長髯，笑道：主人請我們品茶，可以拿出來了。許應樸笑道：已經裝好幾壺人預備了，說着他就進退出開始忙起來。先是端過來一把紫泥壺，幾個茶杯，接着又捧出一個竹製茶葉筒來。他笑道：這是我所獲得的一點寶物。自此而開奔過的幾年任事以前請來的笑子。這裝茶葉的瓶子，最好是古瓷，紫泥的也可以，但新的緊促，却不如舊的好。因這和東西，既無火氣，也不經風，也不沾潤。平常人家裝茶葉，用玻璃罐子，這是不妥。洋鐵、搪磁，常近火又燥熱，茶葉在裏面攪久了就失了氣味。一客和尚笑道：只請許先生這句批評，就有這他所留的茶葉，一定是神品了。許應樸聽了這話，索興倒了一些茶葉在手心裏送給客人看。兩燕浮水面頭插了一小枝茶葉，放到嘴裏咀嚼着，偏着順，只管把香而吮吸着，隨後點頭笑道：果然不錯。許應樸道：我也與陶聖家裏人猜出創出一盞釀雪水了，現在正用炭火慢烘的燒着，一下子就可以備各位賞識賞過了。說罷他就將茶葉箱子走了。只也覺得應當主人，又嘗候及，求也求着苦了，問也和桂芳等。他過後，我走到天井裏，看着那些茶葉箱子上頭的灰，包裏都弄壞了。拿了一把黑炭燈，向外面進來。如這燈內棉布那方暗到門口，聽了他燈，我在後廊上，將那水大的開了，才退回來的。我亂着站在那裏，主人笑着問明有些什麼，就回到書房去了。不多一會，許應樸提着一條高挺的泥壺進來笑着，雪水來了，才請諸位試，大家各品過一個。他問了李中記茶的，也不過隨意品罷了。歇下，從後廊上的在桌上茶壺裏添好了茶葉，斟了酒，兩燕頓首，用個舊木托盤，托着一隻小白泥壺

[illegible]

探聽着這道：去罷。去罷！不要在這裏胡說。老爺子說他擇吉去了。他還想怨天尤人，結怨在那些官員身上，說是有此理。那還像人，在主人發財的時候，裏面有甚麼情，只是呆坐在書房外面看。我在這座，許幾聲哭聲發了一個哭臉，向前面一點看頭道：二姑娘，來來！我這裏有幾張計將你畫一畫，這裏有樣子，請你過來看。老爺子隨了這一串話，便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走過來，身穿一件白底藍條子布衫，長夾襖，瓜子臉兒，漆黑的一頭頭髮，前額留了很長的劉海，越是有樣子，越白。剛一伸頭，看到屋子裏有許多人，便縮了一縮，就縮着身子，扭轉去了。在那裏，我發覺給老爺子做三個藍條子，你不是畫尺寸，怎麼知道大小？這些是我約着來請的朋友，都是斯文人，有一位周先生，人家還是次長呢，你倒見不得嗎？他說着，向屋子裏看，周趙冠吾丟了一個眼色。趙冠吾會意，只是微笑。四大山人笑說：世兄要畫甚麼子，他常請這位姑娘看樣子，這位姑娘又不肯進來。這樣罷，我們到外邊來罷。說罷他扯了趙冠吾一隻衣袖，就要把他拉開門外來。可是那姑娘，倒臉紅臉子進來了。他後面有人，背着夾襖褲的人，只是用手推着，一哄的道：在許老爺裏，你還怕什麼？你自己家裏一樣的人，窮形露相，放大方些。說這話的人，一幾個精險，嘴上畫了幾根斑白，老眼巴巴，兩手像個黑厚人。那小姑娘被他推到了房門口，料着退不回去，就不向後退了，沉着臉子，進了堂來，也不向誰看。我偷眼望那位詞章名人，却把兩道眉毛鎖定了她的全身，心裏想：這人，不免是一個真國風韻的開始。主角當然是這位小客。至於這風韻之士，這是在內，都不過是裏中的小丑而已。

第二章 飯店主人要算帳

在這些人面前，許繼隱雖也是位主角，但按戲裏的地位，那是重於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轉了進來，引着那姑娘到了書架子邊，指着那書架：就是這書架子，外面要作個梯子，免得爬上去到書上去。你會做嗎？那姑娘點點頭道：這有什麼不會？說着就轉身來又待要走。許繼隱笑道：姑娘，你忙什麼呢？你也估計估計這要多少布。那姑娘推她進來的窮老頭子也走到房門口就停住了不動，彷彿是有意擋了她的去路。她只好站住腳，向那書架估計了一陣。問道：五尺布夠了，三五一丈五，許先生，你買一丈五尺布罷。許繼隱笑道：我雖不懂做計話，但是，我已捉到了你的錯處。你說的書架子五尺長，就用五尺布，這算對了。但是這書架子有多寬，你並沒有估計，買的布，不寬不窄恰好來掩着書架前面嗎？那姑娘微微一笑道：這樣一說，許先生都明白，你還問我作什麼呢？趙冠吾見她笑時，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臉腮上羞着兩個酒窩兒，也就嘻嘻一笑。那姑娘見滿屋子的人，眼光都射在她身上，似乎是有意要她在這子裏的。扭了身又要走。許繼隱兩手一攤一攤，笑道：慢點，我還有些事，要請教一下。這位趙先生做一件長衫，要多少尺衣料？說着向趙冠吾一指。那姑娘也扭身裏面，瞧了他的手跟着進來，就很快地把眼睛瞞道：這是一箇。趙冠吾慌了手脚，立刻站了起來。和娘點了兩點頭。她也還有說什麼，紅着脸把頭低下了，就向外面走去。許繼隱笑道：

[illegible]